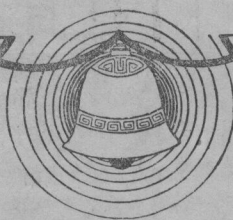


人間詞話疏

許文雨 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 所 翻 必
權 有 印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

人 間 詞 話 講 疏

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編 著 者 許 文 雨

發 行 人 吳 秉 常

南京河北路本局

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

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

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
南京太平路

(747)

序言

余曩纂文論講疏二十餘萬言，既付正中書局刊以行世矣。而局中同好復抽刊其中人間詞話講疏，以廣其傳，意至深也。因採掇王氏論詞之說，以弁其端，曰：夫詞之爲文學，固亦不越夫作者之意與所作之對象，涵內藻外，以成就其體製。其上焉者，則意融于象，殆與莊生物我雙遣之旨同符，而王氏則謂之境兩渾矣。其次則或以意勝，或以境勝，偏美之擅，亦各有當，然固非超卓之詣也。觀夫五代以降之詞人，獨李後主馮正中所作，神餘象表，秀溢物外，爲得于意境之深。北宋則歐陽公意餘于境，秦少游境多于意。珠玉小山，抑又其次。美成晚出，所貴仍在意境，以殿北宋一代。南渡詞人，稼軒白石，差足稱述。若夢窗砌字玉田壘句，雕琢敷衍，同歸淺薄，此則惟文字是務之失也。歷元迄明，斯道獨曠。迨清初納蘭性德始以天才崛起，悲涼頑豔，意境至真。異夫乾嘉以降之審體格與韻律者矣。蓋王氏所主詞之義界及其賞析之見略如是。其所自爲，例如浣谿沙之詞曰：「天末同雲黯四垂，失行孤雁逆風飛，江湖寥落爾安歸？」陌上挾九公子笑，座中調醖麗人嬌，今宵歡宴勝平時。」蝶戀花之詞曰：「昨夜夢中多少恨，細馬香車，兩兩行相近。對面似憐人瘦損，衆中不惜辜帷問。」陌上輕雷聽漸隱，夢裏難從，覺後那堪訊蠟

淚窗前堆一寸，人間只有相思分。」又曰：「一百尺朱樓臨大道，樓外輕雷，不聞昏和曉，獨倚闌干人窈窕，閒中數盡行人小。一霎車塵生樹杪，陌上樓頭，都向塵中老。薄晚西風吹雨到，明朝又是傷流潦。」殆足以當意境兩忘物我一體之優譽乎！讀者就其述旨與其自例，加以審思，則此書之義諦，已得其概要矣。二十五年歲暮許文雨識。

王國維◎人間詞話卷上

詞以境界爲最上。有境界，則自成高格，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
◎王國維，浙江海鹽人，遜清遺臣，歿於民國十六年。諡曰忠愍。新刊王忠愍公遺書本收人間詞話兩卷。上卷曩曾單行，有靳德峻注於本篇所引詩詞，均錄其全首，頗便初學。本書不更標，靳曰出某原作云者，以其引文頗有譌誤，故不敢憚煩，重檢原書，遂錄之。卷下尙無注本，由予創爲，如有謬戾，敬俟君子。

◎妙手造文，能使其紛沓之情思，爲極自然之表現，望之不管爲真實之暴露，是卽作者辛勤締造之境界。若不符自然之理，妄有表現，此則幻想之果，難詣真境矣。故必真實始得謂之境界，必運思循乎自然之法則，始能造此境界。

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「理想」與「寫實」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

○案由創造之想像，締造文學之境界，謂之造境。溫采斯德（Winchester）曰：「創造之想像者，本經驗中之分子，爲自然之選擇而組合之，使成新構之謂也。」

○寫實之境，謂之寫境。

有有我之境，有無我之境。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「有我之境也。」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「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」「無我之境也。」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古人爲詞，寫有我之境者爲多。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

○近刊馮延巳陽春集箋本載鵲踏枝（卽蝶戀花）十四首，其第十二首（各本作歐陽修詞）

云：「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煙，簾幙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臺路。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毛稚黃曰：「永叔詞，『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』因花而有淚，此一層意也。因淚而問花，此一層意也。花竟不

語，此一層意也。不但不語，又且亂落飛過秋千，此一層意也。人愈傷心，花愈惱人，語愈淺而意愈入，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迹，謂非層深而渾成耶？」詞林紀事謂：「淚眼」二句，似本唐嚴憚詩「盡日問花花不語，爲誰零落爲誰開」意。

⑤彊村叢書本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中，踏莎行云：「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。郴江幸自遶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」宋翔鳳樂府餘論云：「漁隱叢話曰：少游踏莎行，爲郴州旅舍作也。黃山谷曰：此詞高絕。但斜陽暮爲重出，欲改斜陽爲簾櫳。范元實曰：只看孤館閉春寒，似無簾櫳。山谷曰：亭傳雖未有簾櫳，有亦無礙。范曰：詞本摹寫牢落之狀，若曰簾櫳，恐損初意。今郴州志竟改作斜陽度。余謂斜陽屬日，暮屬時，不爲累，何必改。東坡回首斜陽暮，美成雁背斜陽紅欲暮，可法也。按引東坡美成語是也，分屬日時，則尙欠明晰。說文，莫，日且冥也。從日在艸中。（今作暮者俗）是斜陽爲日斜時，暮爲日入時，言自日昃至暮，杜鵑之聲，亦云苦矣。山谷未解暮字，遂生轆轤。」

⑥丁刊全晉詩卷六陶淵明飲酒詩第五首云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漁隱叢話卷

三云：「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』則本自采菊，無意望山，適舉首而見之，故悠然忘情，趣閑而景遠。此未可於文字精舛間求之。」又引蔡寬夫詩話評此二句云：「此其閑遠自得之意，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。」

④金元好問遺山文集卷一，潁亭留別詩云：「故人重分攜，臨流駐歸駕。乾坤展清眺，萬景若相借。北風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；九山鬱嶢嶸，了不受陵跨；寒波淡淡起，白鳥悠悠下；懷歸人自急，物態本閒暇。壺觴負吟嘯，塵土足悲咤；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澹如畫。」

無我之境，人惟於靜中得之；有我之境，於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，一壯美也。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。故雖寫實家，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。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。故雖理想家，亦寫實家也。

○考自然界各物之存在，必有其存在之條件。然此物生存之條件，與彼物生存之條件，每呈現錯

綜之狀態，既有相互之關係，復有個別之限制。任舉一花一草爲例：凡此花草種營養條件種之，如天時土壤水分以及其他營養料等，皆無非此花或此草與一切外物之關係；而此花或此草又有個別之限制，以表現其各種之特徵，如所具雌雄蕊之數以及顯花隱花單子葉生雙子葉生等皆是。然此等並爲生物學家之所詳究，而爲文學家狀物時所略而不道者也。

○案此指寫景文言之。

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着「鬧」字而境界全出；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着「弄」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○花菴絕妙詞選卷三云：「宋子京名祁，張子野所稱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者也。」玉樓春云：「東城漸覺春好，穀皺波紋迎客棹。綠楊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浮生長恨歡娛少，肯愛千金輕一笑？爲君持酒勸斜陽，且向花間留晚照。」

①疆村叢書本張先子野詞卷二，天仙子云：「水調數聲持酒聽，午醉醒來愁未醒，送春春去幾時回？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往事有期空記省。沙上並禽池上暝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翠幕密遮燈，風不定，人初靜，明日落紅應滿徑。」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一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。①「何遽不若」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？①「寶簾閒掛小銀鉤」①「何遽不若」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①也？

①全唐詩卷八杜甫水檻遣心第一首云：「去郭軒楹敞，無村眺望賒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樹晚多花。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。城中十萬戶，此地兩三家。」

①全唐詩卷八杜甫後出塞第二首云：「朝進東門營，暮上河陽橋。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；平沙列萬幕，部伍各見招；中天懸明月，令嚴夜寂寥；悲筋數聲動，壯士慘不驕。借問大將誰？恐是霍嫖姚。」

①疆村叢書本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中，浣溪沙第一首云：「漠漠輕寒上小樓，曉鶯無賴似窮秋；淡煙流水畫屏幽。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；寶簾閒掛小銀鉤。」

8
四秦觀踏莎行之句，已見前。

嚴滄浪詩話謂「盛唐諸公唯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，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拍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
○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。然滄浪所謂「興趣」，阮亭所謂「神韻」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「境界」二字爲探其本也。

○宋嚴羽著滄浪詩話發爲興趣之論，蓋融合鍾嶸所謂勝語直尋及司空圖所謂味在酸鹽之外兩說而成。羚羊挂角一語，出傳燈錄：「雪峰云：我若東道西道，汝則尋言逐句，我若羚羊挂角，汝向什麼處捫摸！」按羚羊似羊而大，角有圓繞盤文，夜則懸挂其角於木上，示無形迹可尋，以避患焉。

○清王士禎阮亭著漁洋詩話，標稱神韻，以爲天然不可湊泊。而翁方綱則譏漁洋所謂神韻，乃李滄溟格調之改稱也。

太白純以氣象勝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，「寥寥八字，遂關千古登臨之

口。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，夏英公之喜遷鶯，差足繼武，然氣象已不逮矣。

○全唐詩卷三十二，詞二，載李白憶秦娥：「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！」

樂遊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絕。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」按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

一云：「唐詞菩薩蠻憶秦娥二闕，花菴以後，咸以爲出自太白。然太白集本不載，至楊齊賢蕭士贊註，始附益之。胡應麟筆叢疑其僞託，未爲無見。謂詳其意調，絕類溫方城，殊不然。如「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」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等語，神理高絕，却非金荃手筆所能。」

○彊村叢書本范文正公詩餘，漁家傲秋思云：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。四面邊聲連角起，千嶂裏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濁酒一杯家萬里，燕然未勒歸無計。羌管悠悠霜滿地，人不寐，將軍白髮征夫淚。」皴水軒詞荃云：「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詞，自矜其戰勝歸來飛捷奏，傾賀酒，玉階遙獻南山壽，爲真元帥之事。按宋以小詞爲樂府，被之管絃，往往傳于宮掖。范詞如長煙落日孤城閉，羌管悠悠霜滿地，將軍白髮征夫淚，令「綠樹碧簾相揜映，無人知道外邊寒」者聽之，知邊庭之苦如是，庶有所警觸，此深得采薇出車「楊柳雨雪」之意。若歐詞止于諛耳，何所感耶。」

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載夏英公疎喜遷鶯令，注云：「景德中，水殿按舞，英公翰林內直，上遣中使取新詞，公援毫立成以進，大蒙天獎。」詞云：「霞散綺，月垂鉤，簾卷未央樓，夜涼銀漢截天流，宮闕鎖清秋。瑤臺樹，金莖露，鳳髓香盤煙霧，三千珠翠擁宸游，水殿按涼州。」吳禮部詩話云：「姚子敬嘗手選古今樂府一帙，以夏英公喜遷鶯宮詞爲冠，其詞富豔精工，誠爲絕唱。」亦見楊慎詞品卷三。

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，○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○足以當之。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，○差近之耳。

○張惠文皋文詞選序云：「唐之詞人，李白爲首，而溫庭筠（飛卿）最高，其言深美閎約。」介存齋論詞雜著云：「皋文曰：『飛卿之詞，深美閎約。』信然。飛卿醞釀最深，故其言不怨不懣，備剛柔之氣，鍼鏤之密，南宋人始露痕迹，花間極有渾厚氣象，如飛卿則神理超越，不復可以迹象求矣，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。」

○白雨齋詞話卷一云：「馮正中（延巳）詞，極沈鬱之致，窮頓挫之妙，纏綿忠厚，與溫韋相伯仲也。」

①劉融齋熙載藝概說。

「畫屏金鷓鴣」飛卿語也。②其詞品似之。「絃上黃鶯語」端已語也。③其詞品亦似之。正中詞品，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「和淚試嚴妝」④「殆近之歟？」

①王國維輯溫庭筠（飛卿）金荃詞更漏子云：「柳絲長，春雨細，花外漏聲迢遞。驚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。香霧薄，透簾幙，惆悵謝家池閣。紅燭背，繡簾垂，夢長君不知。」

②王國維輯蜀章莊（端已）浣花詞菩薩蠻第一首云：「紅樓別夜堪惆悵，香燈半捲流蘇帳，殘月出門時，美人和淚辭。琵琶金翠羽，絃上黃鶯語，勸我早歸家，綠窗人似花。」

③近刻馮延巳陽春集箋本載菩薩蠻九首，其第六首云：「嬌鬢堆枕釵橫鳳，溶溶春水楊花夢。紅燭淚闌干，翠屏烟浪寒。錦壺催畫箭，玉佩天涯遠。和淚試嚴妝，落梅飛曉霜。」

南唐中主詞「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」①「大有衆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乃古今獨賞其「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②「故知解

人正不易得。

○王國維輯南唐中主詞浣溪沙第二首云：「菡萏香消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無限恨，倚欄干。」

○馮延巳答中主，稱其小樓一句。王安石以爲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未若細雨二句。

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。韋端已之詞，骨秀也。李重光詞至李後主，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。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，可謂顛倒黑白矣。○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○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」○「金荃浣花」能有此氣象耶。

○周介存濟論詞雜著云：「李後主詞，如生馬駒，不受控捉。王嬙西施，天下美婦人也，嚴妝佳，淡妝亦佳，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嚴妝也。端已，淡妝也。後主則麤服亂頭矣。」飛卿卽溫庭筠，端已卽韋莊。

○王國維輯南唐二主詞李後主烏夜啼云：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！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朋

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！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

③王國維輯李後主詞浪淘沙令云：「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，夢裏不知身是客，

一餉貪歡！獨自莫凭闌，無限關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！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！」

④金荃，溫庭筠集名。

⑤浣花，韋莊集名。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○故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亦卽爲詞人所長處。

○案此「赤子之心」，謂童心也。與孟子所謂「赤子之心」不同。此說可以王氏他篇之文證之：
靜庵文集叔本華與尼采篇引叔本華之天才論曰：「天才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蓋人生之七年後，知識之機關，即腦之質與量，已達完全之域，而生殖之機關，尚未發達。故赤子能感，也能思，能教也，其愛知識也，較成人爲深；而其受知識也，亦視成人爲易。一言以蔽之曰：彼之知力盛於意志而已。卽彼之知力作用，遠過於意志之所需要而已。故自某方面觀之，凡赤子皆天才也，又凡天才自某點觀之，皆赤子也。昔海爾台爾（Herder）謂格代（Goethe）曰：「巨孩，音樂大

家穆差德，(Mozart) 亦終生不脫孩氣。休利希台額路爾謂彼曰：彼於音樂，幼而驚其長老，然於一切他事，則壯而常有童心者也。」

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，愈變化，水滸傳，紅樓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

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。○後主之詞，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燕山亭○詞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，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○尼采德人，擅長哲學及藝術，富于破壞思想及革命精神，故其言如是。

○宋徽宗禪位於皇太子，被尊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，靖康二年，北狩。彊村叢書本宋徽宗詞，燕山亭云：「裁翦冰綃，輕疊數重，淡著燕脂勻注。新樣靚妝，豔溢香融，羞殺蕊珠宮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無情風雨，愁苦。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。憑寄離恨重重，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？天遙地遠，萬水千山，知他故宮何處？怎不思量！除夢裏有時曾去，無據。和夢也新來不做。」